

郎中文曲星  
(小小小说)

王道清

清早,文曲星打开门,把诊所的牌子搬出来。

房子是租的,坐西朝东,每天都能享受到第一缕阳光。

二十多年了,老文在雪峰山下的小县城里开诊所。周边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。路上已经有了不少的人,偶尔有车经过,环卫工人正在清洁马路与人行道交界的水沟。

老文本来可以坐在大医院的诊室里当专家教授,无奈生活跟他开了个玩笑。

从名字可以看出父母的期望。文曲星从小学到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

八零年高中毕业,迎来了恢复高考招生制度以后的第一次改革:预考。只有少数人跨过预考这道坎才能走进高考的考场,文曲星顺利过关。

高考分数一公布,全家人喜疯了,高出分数线二十多分。老娘甚至给他置办了新被褥。

可是到了开学的日子还没收到通知书,一打听,没录取。这在当时并不为奇,只好复读。

往后的两次高考,情况都一样。文曲星在老师的指点下到了省城,报上名字和准考证号码,出示了准考证。经查询,确实有问题。接待他的工作人员说明,手工阅卷,人工投档,差错在所难免,只是现在录取工作已经结束,没有办法了,明年再考吧。

看到自己的同班同学师专毕业都成了自己的老师,文曲星非常失落。以后的考试发挥失常,再也找不回以前的感觉。

回乡,娶妻生子,心里想读书的火焰还在熊熊燃烧。在妻子的鼓励下,文曲星参加了自学考试,并且凭着自考拿到执业医师证。

“文爷爷好!”几个背着书包的小朋友走过来。老文扬起手跟他们打招呼,目送他们安全地横过马路。

老文想起自己的孙子,这个时候也应该在上学的路上。儿子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工作,两口子工作忙,多次想把小孩放到家里,但考虑城里条件好,还是留在身边。

“文医生好!”一辆小车慢下来,从副驾驶位置上飘过来一句问候。

记起来了,是小米。十年前,她生小孩难产。半夜里,爱人手足无措,慌乱中打来电话求助。老文用三轮车驮着送到医院,找医生,交押金,办手续,忙了一晚上,母子平安!

“文老兄好!”这么早是谁?

哦,卖菜的小肖,嗓门高,脾气倔。前年,是前年,大清早有人在门前吵闹。老文开门一看,原来是城管在执法,几个穿着制服的城管扯着一担装蔬菜的畚箕,双方在“拔河”。

老文一步跨上去,握着城管的手,满脸堆笑:“对不起!这是我妹,今天要她送担菜来,放到这里摆一下。”

侧过头对卖菜的说:“还不进屋?”

城管中也有认识老文的,领头的跟他儿子是同学,做个顺水人情,算了。

事后,小肖要给老文两棵青菜,老文不收,但是给了小肖一句话:卖菜吧,还是去菜市场,城管也有难处。

小肖担着一担空畚箕,她种的菜好,每天都是批发走了。

前面来了两个年轻人,拿着早餐奶,一人喝一口,搭着背,搂着腰,亲热得很。老文想呀,现在的年轻人,思想前卫,花样翻新。老文看得面红耳赤,马上别过脸去。

“文叔叔好!”是他们。上个月,就是这两个人,女孩靠在电杆上哭,男孩在一边哄。老文怕出事,把两位年轻人喊进屋问情况。原来两人是大学同学,自由恋爱想结婚。姑娘过来看男同学家庭情况不满意想反悔,男同学苦苦挽留。

老文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诫年轻人,向他们讲了幸福的生活靠自己创造的道理,两位年轻人愉快地走了。

“老文,看么咯?”哦,老周来了,这几天在针灸,上班啰。

(王道清,笔名洪流,洞口县人。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,散见于《词刊》《湖南日报》等)

## 故乡的山

孟金西

那时,家乡的贫穷如故乡山岗上的毛毛虫  
 在孩子们蠢蠢的欲望里爬行  
 是故乡的山,山中的时光  
 把我们的童年哺育得枝繁叶茂,生机盎然

童年时的豪情,在一座座山峰上挺拔  
 童年时的精力,在山径上在树林里在灌木丛中疯长  
 纯真的笑脸,把一簇簇山花烂漫  
 童年的无邪,在暮归的牛背上尽情地风光  
 每当夕阳西下,山涧的溪水伴着咚咚的脚步  
 向着老屋向着炊烟

一路叮当,一路欢歌

砍柴、扯青、摘菌子  
 一次次用汗珠把希望擦亮  
 每一次上山、出行、收获  
 都力所能及地把大人在岁月中洗礼出的皱纹抹平

故乡的山,在春天里长,在夏天里熟  
 在秋高气爽时多彩,在皑皑白雪中晶莹  
 让我的童年长成参天大树,向更远处眺望  
 把我的梦想,打磨得光亮  
 更加坚强,然后展翅飞翔

故乡的山,真绿无翠,真润胜玉,真情无猜

(孟金西,男,邵东人,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)

## 山乡中国结

肖冬

扶贫政策的春风  
 吹绿了偏远山乡  
 扶贫人的亲切问候  
 温暖着瑶家人的心房

千年古寨焕发青春活力  
 贫困山村换了新颜  
 恶龙似咆哮的河流  
 不再像脱缰的野马  
 宁静地泛着波光  
 坑坑洼洼的打谷坪  
 蝶变成宽敞靓丽的文化广场

新时代美妙的音符  
 在乡村律动

一家家客栈拔地而起

一拨拨游客接踵而至  
 当篝火燃烧起来  
 我张开双臂  
 同慕名前来宝瑶的客人  
 手拉着手  
 围成一个大大的同心圆

欢快的舞步  
 装饰着古朴山村  
 亮堂的篝火  
 映红了兴奋的脸庞  
 客栈门口高悬的中国结  
 在灯火辉映下  
 格外鲜红

(肖冬,洞口县郝溪宝瑶村返乡创业的客栈主人)



## 难忘那场露天电影

周其

看露天电影,成就了几代人的集体“文化记忆”。

年近半百的我,对儿时的电影仍记忆犹新。那时都是露天电影,看电影是一件大事,像过节一样也不夸张。即使影片很单调就那几个片子,也左村右庄乐此不疲地反复看。我记忆深刻的影片很多,比如《地道战》《地雷战》《智取华山》等战斗影片就不用说了,改革开放后的《喜盈门》《甜蜜的事业》《月亮湾的笑声》等都记忆深刻,还有外国电影《大蓬车》《佐罗》等等。

我去过很多地方看电影,但我记忆最深的那次到隔壁村伏溪桥看的那场露天电影。

听说晚上在伏溪桥放电影,我们奔走相告,大人们听后也特意早早收工回家。母亲也一样,麻利地切了两个红薯煮了给我们吃。我狼吞虎咽吃了两口,弟弟们高兴得吃不下,早早地拿着一个小板凳催我们。

我们沿着雷公溪边的石板路,

没有心思听蛙声一片,与院子里伙伴们一路小跑来到电影场。

这是一个天然的露天大电影院,三面是斜坡,一条水渠在坡上绕过。那神奇的水泵正泵着水,我最有经验,坐在泵水处没有蚊子最舒服,虽有水声但不影响我看电影。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我已看了七八回了,我从画面上就知道孙悟空说些什么,我仍看得津津有味。

不知不觉电影放完了,人们陆续地回家了!最后只剩下5个人,一个是放映员,我和两个弟弟,还有个在水渠边睡觉的女孩子,估计她看了很多回了。我最喜欢看放映员收幕布了,他把4根固定绳解开,把大布白屏幕小心翼翼地折好,把两根竹立杆绑在一起。我那时有一个最大的理想——当一名光荣的电影放映员。

放映员摇醒熟睡的小女孩,弟弟说,她是对门院子的女孩——姓袁。这个小女孩醒来环顾四周,除了我们几个人外,看不到一个她认识的人,她便吓得哇地一声坐在地

上哭了。边哭边说,“院子里的没一个人叫她就都走了,我怎么回去啦?我怕!怕!”见她那小模样既可怜,又可爱,我便走上前,把她娇小的身子扶起来,用衣衫替她抹去眼泪,男子汉似的拍着胸膛,安慰她说:“小妹妹,不用怕!有大哥哥我呢,还有我弟弟,我们回家要经过你家门口的,我们一起走,好吗?妹妹你放心,我一定把你安全送到家。”小妹妹望着我笑了,笑得好甜,好美。她甜甜地叫了声“大哥哥!”于是,我们手拉着手,一路有说有笑,边走边说电影中的故事情节,不知不觉到了她家。后来的事,你做梦都想不到,这个女孩居然成了我的妻子。

看电影,那个美好的童年回忆,那个令人生生世世都难以忘怀的月夜,那一声甜甜的“大哥哥”。一晃,三十年过去了,那场露天电影还是那样让人刻骨铭心。

(周其,邵阳县人,邵阳市作家协会会员)